大海的边幅

——“中国最美滩涂”福建霞浦印象

▲滩涂与渔耕文化的结合，不仅突出了画面的线条、色块效果，更增强了作品的形式感和表现力。

▲滩涂场景的画面元素相对少而单一，用方画幅构图营造聚集感，能有效突出主体，形式上更具有内在张力，给观者带来意想不到的视觉效果。

■拍摄手记 **郑德雄**

我常常这样想：如果家乡不在海边，如果生命中最初十八年不是日日夜夜沉浸在海的滋养中，摄影也许不会成为我一生的至爱，直至成为生活方式。

十余年前，福建霞浦的滩涂还无人问津，如今，它被誉为“中国最美滩涂”，几乎成了摄影人必拍的经典场景，每年吸引着近30万国内外摄影爱好者到此采风。

生于斯长于斯的我看了十八年的海，美丽的贝壳、晶莹的浪花、雄奇的礁崖、壮观的日出，关于大海的一切都以美轮美奂的姿态，在我心中铺展开一个绚丽无比变幻莫测的光影世界。

最初拍霞浦，我就希望能在题材上求新求变，因为千舟竞发、惊涛拍岸、大海的壮美已被众多名家抒写过了，所以我把目光投向那些滩涂、港汊。在那里，讨小海的泥橇画出一道道曲折迷离的五线谱，成排的挂蛎像是一个个高低错落的音符；在那里，一次次的潮起潮落，在滩涂上蚀刻下永不相同的图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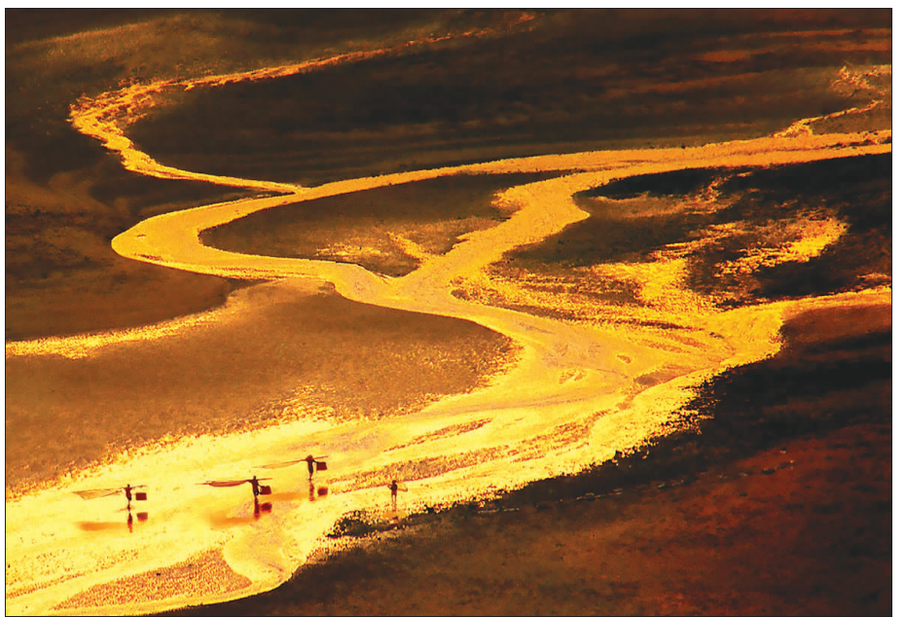
摄影的灵魂在于光线，拍海更是如此，因为滩涂景物和颜色都相对单一，唯有光线变化才能产生神奇的效果。滩涂拍摄还要受潮汐影响，潮涨一片汪洋，再好的光线也白搭，唯有光线和潮位恰到好处，浪花、船只、人物、水鸟、渔舟等各种动态元素该隐的隐、该现的现，才是按下快门的最佳时机。这样的摄影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就是一种等待，等待风生、水起、云归、日落。

我无数次追梦般来到海边，在黎明或黄昏，在晴日或月夜，为了一束穿透云层的霞光，为了一湾曲折的波浪，为了一艘泊港的渔船，为了一群归来的海鸟……我等待，我倾听，然后用画面诉说。

从事摄影十多年来，通过镜头，我和自然仿佛有了相互沟通的语言。开怀时，她邀我直抒胸臆；悲苦时，她容我泼洒情怀。当世俗喧嚣越来越浓重时，我庆幸，自己和大自然之间存在着这样一种交流：亲切的、放松的、抒情的、互不伤害的。这其中，大海承载了我更多的情感和追求。

▲光线、潮位，再加入渔舟、人物、水鸟等元素，画面动静结合，富有生气。

▲拍摄滩涂常常需要寻找高视点，使用长焦距，有利于铺展画面，表现更多细节。



▲海边光线变化较大，尤其是太阳出来和下山之后，常有奇特的光影效果。

■作品点评 **谢震霖**

地球是七分海洋，三分陆地。因受日、月等天体引力作用，海水每隔十二小时二十五分发生一次涨落的自然现象。这种周期性的潮汐运动，在大海与陆地过渡地带的滩涂上演，陆地时而被水淹没，时而露出水面，颇似善于修饰边幅的女子，在明媚的阳光下打扮得艳紫妖红，遇到阴霾细雨又似淡妆轻抹。滩涂——既给奔向海洋活动的人类提供便利，也激发众多追逐光影的摄影人无尽的创作灵感。

对于摄影人而言，全世界最美的滩涂在中国，中国最美的滩涂首推福建霞浦。在此不能不提到一位土生土长的摄影师名字——郑德雄出生在当地一个小渔村，但与海边讨生活的渔民不同，他很早就对滩涂产生了别样的情感和视角。他决然放弃了拍摄骇浪惊涛、聚焦百舸争流的常态性摄影，笃志将相机对准滩涂上渔民的劳作生活和四季的千变万状，用另开生面的镜头语言、摄影风格和创作理念，渐渐把被人忽视的广袤滩涂归入到今天热可炙手的“滩涂摄影”门类，使这片“东南之美”向世人撩开其惊艳的面纱，甚至吸引了美国摄影学会在霞浦建立创作基地。

早潮叫潮，晚潮叫汐，间隔的十二小时是摄影人各显神通的创作时机。要获得好作品，必须熟谙潮汐特性，如每个月的初三、十八前后几天是大潮，最有机会抓住因滩涂冲刷带来的更为强烈的纹理线条和光影色块。在郑德雄的镜头中，经常显现用冷暖色彩对比来烘托滩涂画面的情感和温度，作品点、线、面、光的构成让意境更加简练生动，影调控制和经营也十分纯熟。

除了注重影像形式外，作者还善于表达滩涂的人文情怀。如巧妙利用海紫菜种植作业，从打桩插杆、拉网上架、夹苗护苗以及围网养殖等繁复劳作工序所产生的动态场景中，勾勒出一幅幅活灵活现的“海上耕耘图”。

赞，大海的边幅！